

“忙”和“假”搁一块儿组词,看着拧巴,自相矛盾。既然忙,放什么假?的确,但它真的存在过。现在的孩子只知寒暑假,对忙假茫然不知。放忙假是我们年轻时候的事,每年的6月初开始,放假半月,暑假则迟至7月下旬,歇40天。

忙假重点在忙,就是下乡支农。夏收夏种是农民最忙碌的日子,一着不慎,影响夏秋两季。抢收抢种,忙已不够,是大忙,双抢大忙。这时候,人多多益善。农民说:“扫把头上顶草帽,当个人用。”城镇的机关干部、家在农村的工人放下手中活计,有组织地下乡参加“双抢”。波及到学校,课不上了,也去凑这份热闹。

对学生,支农另有一个目的: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同学们想的,是让“忙”和“假”搁一块儿不拧巴。忙归忙,假还是要放,适当地歇歇。半个月“汗滴禾下土”,谁吃得消?老人们说,上吊还喘口气呢!

真到放假时,大伙儿发现并非想象的那样辛苦,人到地头了,还不知要干什么。生产队长也挠头,怎么给这群十三四岁的城里娃娃派工?割麦子,镰刀不会使;挑麦把,太沉挑不动。一大帮人在田里晃荡,还得事儿!生产队长胡乱指了一块地,说:“你们拾麦穗吧;就这块地,不要越界啊!”初一5个班近两百号人一拥而上,在小小的一块地上低头拾(有时候是抢)麦穗,也算一幅奇景。

集体劳动之外,是分散劳动,主要是拾草积肥。城里杂草不多,老师要求不高。少的,提个淘米箩大小的篮子一小篮;多的,真有同学跑到东门外的田埂上铲杂草,一次一大网兜。

我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,大院嵌着许多小院儿,很多院墙,墙头上杂草丛生,屋上瓦楞间也点缀了杂草。说来好笑,农民拾草是下地,我拾草是上屋。骑在墙头上,一棵草一棵草地揪。父亲看见还挺欣赏,因为墙上清爽了。

数天后,我向班主任庞老师提出想回农村老家去。她很体谅我,让我回城带个证明,证实我在老家干过农活。本以为马放南山,可以痛快玩一阵子,在公社当干部的母亲坚持我干真活,认为将来不管干什么,要会点农活,“农活会做,什么活都会做”。

生产队长安排我给女社员送秧把。秧从秧池田里拔出来,扎成一把,用扁担担着运到大田。这是重体力活,由男社员干。我的任务是将耨在田埂边的秧把,徒手二次运输,放在负责插秧的女社员身边。女社员倒退前进,飞针走线一样插秧,看得人眼花缭乱,眨眼工夫,手里的秧苗就整齐地立在水田里。我要提前将秧把放好,女社员转身就够着。忙时,男社员卸下担子,拎起三五捆秧把,奋力向空中一掷,秧把划着弧线急速下坠,溅起一片水花。女社员就成了大花脸。

天上有云。麻雀不是水中捞食的主儿,也懒得来瞧插秧的热闹。秧田上空盘旋的多是燕子,还有一两只白鹭。燕子呢喃,突然一抖羽翅,斜刺里冲下来,从尚未栽插的田里衔出一只小虫,一次一次将映着蓝天白云的水面搅碎。女人们在一起总是热闹的,但也有停歇的时候,没有原因,一下子就岑寂了,只留下空中燕子的呢喃。一名女社员打破岑寂,跟她的妯娌说:“新娘子,你娘家人说你好嗓子,你先唱一个,起个头。”女社员都提起精神,一起起哄。新娘子脸红了,怩

怩一番,清清嗓子唱起来:“隔藕栽哎……隔藕栽,要我来呀我就来,不叫大家冷了台吆……隔藕栽……栽好秧苗为革命哎……隔藕栽……”有人接唱:“隔藕栽哎……隔藕栽,前面来个黑汉子哎,红毛茬子戳了脚,转来转去想姐挑;俯下身子来挑刺,八幅罗裙莫要撩;撩起罗裙不好看,青布裤子绿上袄;你想与姐成婚配,河里石碛滂一条,老鼠咬煞梅花猫……哎……隔藕栽……”难得的是,她们没有停止做活,插秧的技艺,纯熟到熟;虽是脸对着水面歌唱,却清亮激越,将周遭的一切杂音归于无声。我在秧田里来回跋涉,脚踩水下软软的泥土,肥沃的泥从趾缝中溢出,有一种酥酥的感觉。我幸福得快眩晕了。

回城前两天,我请生产队长打证明,他满口答应,可眼看要启程了,证明还没打来。我问姐姐,她咯咯笑起来:“他不识字!”我想我还是该读点书,将来当个生产队长,至少能打个圈儿证明。

高中放忙假,要求住乡下。我们学校在离城10里的十里尖大队有一分校,有几间屋,有锅碗瓢盆、铺盖被褥,平日关着,放忙假时派上用场。1977年我们上高一时已恢复高考,但同学们对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热情似乎比上大学的热情高,学校不便反对,提出一堆“严禁”、“不准”,女生一个组,住村里,男生三个组,都住分校。高中生下乡支农没有老师带队,各组由组长负责,自己管自己。今天人们觉得冒险,当年认为很平常。你照顾不了自己,支什么农?有同学就冲着没老师看,才坚持要来的。

劳动之外,学习;读报读毛选。劳动和学习之外是否干点别的?那当然。

副班主任来看望同学们,听人声隐约,却不见人影。分校后面是条河,三个组的男同学下饺子似的,全下在河里,泼泼喇喇,上下翻腾。游泳是被严禁的,因为有生命危险。老师很生气,厉声斥责组长和同学,声称要告知班主任、向校长汇报。一同学走过去,向老师诚恳认错,看着到饭点了,请老师一定在分校吃饭,今天伙食不错,有韭菜炒长鱼。“长鱼?哪来的?”“村里买的,五毛钱一斤。”老师天天买菜,价格跟他掌握的情况一致。时近中午,老师决定吃过饭走。饭后,同学向老师坦陈,长鱼是晚上点火把,带上长鱼夹子,下到田里一条一条夹上来的。他代表三个组全体同学,再次向老师诚恳认错。老师愣住了,半天无语。抓长鱼也在严禁之列,因为毁坏秧苗。老师装模作样又咋呼一气,最后说:“抓长鱼的事就别传啦!”大伙儿鸡啄米似的点头,胸脯拍得红彤彤的做保证。老师回校后有没有找班主任、找校长?你猜吧。

村口冒出滚滚浓烟,有人家失火!同学们慌忙中还记得带上脸盆、铜精锅,一路狂奔到村口,帮忙灭火。大家排成一队,用接龙的方式将水从河边运到火点,一盆一锅朝屋顶上浇。忙活半天,同学们惊讶地发现,除屋子主人在一边嚎啕外,其他社员都表情木然当看客。农民知道,这种茅草房,弹火就着,没得救。

事实证明,同学们的努力是徒劳的。徒劳的、甚至荒唐的事,我们年轻时做过不少,至今想起,仍不啻嗟叹。今天的孩子不会下无用工,而是不枝不蔓,直奔主题。不枝不蔓、直奔主题的文章就是好文章?这个问题,恐怕今天的老师也答不出来。

快,是为了慢下来

班到晚上十一点……终于有一天,上司阻止了我的加班。记住,勤劳是好事,可是不懂得偷懒的人怎么会想到又快又高效的办事方法呢?如同盖房子,整理思路是打框架,梁柱都打好了,有的是添砖补瓦的小工。而看到格局,驾驭格局的人少之又少,怎么提高效率,自己想去!我愿意看你天天有时间看看大千世界客户心理营销策略,玩转新媒体互联网思维,也不要看你天天劳碌奔忙填格子做一个兼职文员也能做的事情!仿佛赛跑,当你不知道终点和你知道终点,并合理规划,哪个跑得更快!

一席话,让我醍醐灌顶。道是智者离路而得道,愚者失道而守路。自己劳劳碌碌汲汲于快一点再快一点,竟然成了失道的愚者。我从小受教于父母老师,期望于做一个好的技术人员,专心致志,匠心独运,专注数年,不负我生。我性急,总是觉得我今天快一点再快一点,就能多学一点,成长再快一点了。有意无意之间,父母,老师,包括我,都在塑造一个螺丝钉,而螺丝钉,确是几十年前的思维。

这是信息化时代?互联网时代?抑或大数据时代?一切都灵活了,而人也应当更加活络。当你将自己定义一个绘图员,等待你的就是几十年的绘图生涯,而autoCAD,3Dmax保不准被淘汰,那时候,天荒饿不死手艺人的道理未必讲得明白。若你高看自己一些,将自己定位为一名设计师,甚或设计总监,或是产品企划,且不说你的眼界从此宽广,每一天朝气蓬勃,每一日竟因此有了奔头。人为什么而活?有一种说法,为梦。梦还是要有,万一实现了呢?毕业至今,我依旧是急性子,做事还是会很快,但我时时提醒自己,快,是为了慢下来。一天二十四小时,八小时交给工作,八小时交给睡眠,再腾出时间投资自己吧,还得眼界更高些,格局更广些,内涵再深些,方能免得三五年后,大学的养分耗尽,空有破皮囊,已然撑不起一树的繁花。

买菜与买书本是两码事,前者应是家庭生活必备的,属于物质享受;后者可有可无,属于精神食粮。既买菜又买书,而且把书看得比菜还重要的人为数不多,阿祥算是一个吧。

人到中年的阿祥是某公司经理秘书,戴一副很大的眼镜,看起来文质彬彬的,除了上班,还要承担全家烧饭做菜的义务。阿祥在家是“二把手”,无权管理家庭经济,每月由老婆发钱给他消费,一个月下来再对账,多余的滚入下月。由于精打细算,一般也不会出现超支现象。

起初,阿祥在农贸市场买菜,时间久了,菜贩子都能认得他,因而绝不会发生短斤少两的事情,而且菜也十分新鲜。在他心目中,这些菜贩子们都是“信得过”单位,即使月底出现超支,菜贩子们都会很客套地说,“没钱没关系,先拿走吧。”诚然,阿祥在菜贩子心中也是很诚信的人。

不知从何时起,菜贩子们发现阿祥不来菜场买菜了,阿祥既不欠债,自然不会“跑路”,即使买菜欠一点债务,也犯不着悄悄地“走人”,更何况他从不欠钱,大家感到很突然,以为他生病了,也以为他家中会发生什么变故,很想知道个究竟。那天早上,阿祥的邻居老刘逛集市,菜贩们立马向他打听阿祥的下落。老刘告诉他们,阿祥生活一切如故,只是“沙家浜”第二场——转移,买菜的地点由集市转移到超市了。菜贩子们虽然默认了这个现实,却找不到阿祥“转移”的理由。

阿祥之所以不来农贸市场买菜,是因为近期某家超市有了卖书的摊位,买菜兼买书,一举两得,如果时间宽余,还可以在超市书架上看一会书,看书对文人来说则是一种享受。

某日,阿祥买了菜,习惯性地走到书摊上看看,书架上多了合装的《读者》,1-3季度都有,每本定价25元。阿祥只带了100元钱,买菜用了56元,买书的钱不够了,超市是不会讨价还价的,也不赊账。阿祥摇摇头,翻了翻《读者》,有些爱不释手。他用手推了推眼镜,好像想到了什么,放下书,转身跑到超市的蔬菜区,将刚才买的猪肉悄悄地放在了那里,然后径直地跑到书摊取下三本《读者》。

虽然天天要买菜,而不一定天天要买书,但对于阿祥来说买书更重要。有了上次买书的经历,吃一堑,长一智,阿祥随之也调整了买菜与买书的策略,每天先逛书摊,然后再到蔬菜区买菜。

某日,超市进了一批新书。阿祥看到那些新书有些欣喜若狂,他先挑了一本《领导荟萃》,那边边有好多文章颇有理

论涵养,作为经理秘书很有必要认真阅读,吸取精华,为我所用。站在书架旁走马观花式地阅读显然难以理解文章的精神实质,唯一途径就是买下这些书,慢慢欣赏和品味,也能从中悟出一些真谛。此时,阿祥早已忘记买菜了,他把自己仅有的、主要用于买菜的100块钱全部买了书籍。

中午,他煮了一锅粥,一来节省时间看书,二来没有买菜,干饭又吃不下去。阿祥有书看无论吃饭喝粥倒是无所谓,可是老婆不乐意了。她问阿祥:“你减肥了?”阿祥不解:“我又不胖,减那门子肥?”“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?”老婆又来说了一句:“什么意思?”阿祥有些急了。老婆说:“既然没有减肥,又没做错事,你急什么?这些日子菜价又没有往上涨,可你每天买的菜品种少、数量少,你多余的钱呢?”阿祥这才松了口气,漫不经心地回答:“买书了。”“你这个书呆子,现在网络信息那么发达,文章在百度搜索一下全有了,有必要花钱买书吗?”老婆开始责怪阿祥。阿祥说:“读书看报与上网阅读感觉不一样的,整个社会都提倡全民读书,你懂不懂?”老婆也懒得争辩,喝了两碗粥,已经多年不喝粥的她,感觉特别有劲道,又盛了一碗,一锅粥几乎让老婆包揽了。这天中午阿祥连粥也没有喝足,依然如饥似渴地看书,全然不顾肚皮在打官司。

阿祥买菜又买书的做法让老婆很反感,又制止不了,于是使出了杀手锏——削减经费,每天只给阿祥50元钱,并且强调,考验期半个月,拒绝改正将取消买菜资格。起初,阿祥执行得很不错,把买书变成看书,在超市看书总要耗费一些时间,因而每天中午吃饭的时间不断向后推移,急于上班的老婆又开始生气了,“你明天再这样延迟开饭时间,我就在单位吃饭了。”到单位吃饭意味着50元一天的买菜费用即将取消,没钱买菜了,哪有钱买书?于是阿祥急了,他又是道歉,又是发誓,并坚持要写下保证书。老婆说:“保证书就免了吧,我还是要看实际行动。”

从此,阿祥又到农贸市场买菜了。菜贩子们知道原委后,也常追问他为什么要买书。阿祥说,人是铁饭是钢,吃饭时有菜没菜也不太重要;而买一本好书看看会给人以知识、给人以启迪,或许也能创造超越书本自身几倍、几十倍,甚至成千上万倍的价值,这也是做生意,虽效益可观,但不直接、不明显,等到将来有了收益,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你们说“你懂的”!

离人心上秋

从前的秋风轻轻柔柔,可以拥着入怀。现今,如满身長刺的洋槐扑面而来,不挠会痒,挠了会疼。原以为把思念裹得严丝合缝,便不会有伤痛来造访。纳兰的折扇啊!只轻轻一推,昨夜的风便跑来一半,老化的伤疤又要重新结痂。所有的新梦旧梦,在青眉缠成藤蔓。形容骨瘦的湘妃竹啊!翻滚的泪珠儿化身这场秋雨,在枝头打颤。殷勤的青鸟啊!变得如此慵懒,衔不动几张薄薄的信笺,把这秋愁来添。

文 游 台
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